

## 纸背上的家国

朱明坤

翻阅红色典籍，几页军人家书忽现眼前。字字滚烫，竟将山河魂魄，尽锁其中。

铁血誓言，向来是军人出征的底色。谢晋元于淞沪烽火中写给连襟的信里，字字铿锵：“泰山鸿毛之训，早已了然于胸，故常处境危难，心神亦觉泰焉，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。”这话掷地有声，信仰铸就的精神铠甲，比战火更坚硬，生死大义已内化为本能信仰，非临阵方悟，而是日日淬炼的魂骨；这话如金石相击，撞碎多少怯懦苟且，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军人形象傲然挺立，他站在硝烟里微笑，身后是比泰山更重的山河，比鸿毛更轻的私念，这是乱世军人的精神宣言书。

战场上硝烟蔽日，子弹在头顶撕开空气，家书却撑起一方柔软角落。戴安澜在缅甸的绝境中提笔，墨痕里

有慷慨更有温度：“现在孤军奋斗，决以全部牺牲，以报国家养育！为国战死，事极光荣。”国家养育之恩，在孤军血战的尽头升华为最坦荡的回报。吉鸿昌就义前致妻书中，那声“夫今死矣！是为时代而牺牲”的告白，分明是清醒地替生命作注；他随后不忘叮咛，家中余产“留作教养子女等用……以成有用之才也”，骨肉深情，已悄然织入国脉延续的蓝图。

战火中，多少将士以刀锋刻下家国存亡的定理。高捷成写给家人的信中“救国才能顾家，国亡家安在？”如斧凿凿开乱世迷障，道尽皮之不存、毛将焉附的至理。蔡炳炎淞沪家书中的反诘同样寒光凛冽：“国将不保，家亦焉能存在？”这清醒之语，让儿女情长在覆巢之危前黯然失色。当赵一曼在赴死前留给幼子的字句里说：“母亲不用

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”，母亲之躯顿时化为精神丰碑，那“为国牺牲”的践诺，是蘸着血留给后代最深的胎记。

英雄深知，个体生命终将汇入历史长河。江竹筠在重庆牢狱中托孤于友人：“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，以建设新中国为志。”寥寥数语，“踏足迹”的殷望，已将未竟之志化为后人脚下道路。查茂德1947年致妻子信中说得更直白：“好好抚养丰丰小儿、小女雪雪，长大完成我未完成之事。”这继承他志的嘱托，使父辈之魂成为家族血脉里不熄的火种。黄继光在朝鲜战场写给母亲的信中质朴如赤子：“为了全祖国家中人等幸福日子，男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，不立功不下战场”，他这句“全祖国家中人”六字，已将小家大家如血肉般融合为一，再难

剥离。

这些家书在火线辗转，纸页脆弱却如铁甲护心。左权在大哥牺牲后写给叔父的“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，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”，此处的“成功事业”，岂非他甘愿为之赴死的抗战胜利？私恩公义，在壮阔的使命里被锻造成一体，生死莫能离间。

烽火连天，家书抵命。纸背上寥寥数语，字字皆由骨血凝成。那墨痕里所奔涌的，是比刀锋更锐利、比岁月更持久的赤诚。纵使躯壳委于尘土，那份对家国的滚烫深情，却自民族血脉深处燎原而来——它终将烧穿沉沉暗夜，照彻山河，点燃后来者心中不灭的薪火。

## 军歌嘹亮伴我行

王婉若

小区的晨练区总飘着特殊的旋律。穿太极服的老张叔收音机里，《咱当兵的人》正和广场舞的鼓点撞个满怀，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。我攥着刚买的豆浆站在原地，突然发现那旋律像根无形的线，把打太极的、遛狗的、背书包的人，都串成了向阳生长的模样——原来军歌从不需要军籍，就能在寻常日子里扎根。

第一次对军歌动心，是在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上。投影仪上，抗洪战士们在泥浆里组成人墙，《为了谁》的旋律漫过课桌椅，前排扎羊角辫的女生突然抽噎起来，手里刚削好的铅笔都被捏断了，老师说这是“隐形的铠甲”。后来每次路过消防队，听见训练场上的喊杀声，总觉得那些橙色的身影，都踩着旋律的节拍在移动。

有次暴雨冲垮了街角的围墙，消防员扛着老人转移时，我竟在哗哗的雨声里，听出了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的节奏。

爷爷的旧皮箱里藏着一盘磁带。褐色的卡带边缘磨出了毛边，标签上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集”的字迹褪成了浅黄。他总在阴雨天把录音机搬出来，让《东方红》的旋律在客厅里打旋。“这歌能驱潮。”他边擦军功章边说，那枚三等功奖章的边角磕出了豁口，却在歌声里闪着温润的光。有次台风天停电，全家围坐在烛光里，爷爷突然哼起《打靶归来》。“当年在战地医院，就靠这歌给伤员打气。”烛光在他们眼角的皱纹里跳，我突然懂了，有些旋律是会遗传的，像血液里的微量元素，看不见却无处不在。

大学军训的操场像一片绿色的海。教官教我们唱《强军战歌》时，蝉鸣正把阳光切成碎金。顺拐的小胖总跟不上节奏，每次唱到“听党指挥”，他的左脚总会固执地踩向右边，却把脸憋得通红，像要把整个胸腔的热忱都吼出来。汇报演出那天，暴雨突然倾盆，我们在雨里把《我是一个兵》唱得七零八落，却没人肯动一下——后排的女生把军训帽顶在课本上挡雨，帽檐上的水珠顺着“国防教育”四个字滚落，在积水里漾出小小的五角星。

地铁站的通道常有意外的相遇。穿志愿者马甲的退伍兵小王，总在晚高峰用吉他弹《军中绿花》。他说这是“声波导航”，能让迷路的老人想起回家的路。有次农民工大叔蹲在角落啃馒头，听到“不要想妈妈”时突然抹了把脸，后来才知道他儿子正在边防当兵，三年没回家。那天的吉他弦断了一根，小王却用口哨把曲子吹完，通道里的人都放慢了脚步，连呼啸而过的列车，都是在轻轻打拍子。

疫情期间，小区的广播突然改放军歌。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的旋律刚响起，穿防护服的大白们推着物资车，脚步竟莫名变得整齐。志愿者小周在单元门口贴通知，粉笔字的边角都带着顿挫感，“听这歌写字都有劲儿。”后来在核酸检测点，有小朋友把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改成了童谣，排队的人们突然笑出了声，口罩上方的眼睛里，都闪着被旋律点亮的光。

上个月逛旧货市场，收废品的大爷正用旧喇叭放《东方红》。纸箱堆里的老式收音机滋滋作响，却把路过的人都拢住了——穿西装的白领停下了脚步，背书包的学生掏出手机录音，卖菜的大妈跟着哼起过门。我站在人群外，看着阳光穿过每个人的肩膀，在地面织出透亮的网，突然明白军歌的魔力：它从不是军营的专属密码，而是藏在岁月里的共鸣箱，无论你是谁，在哪条人生路上行走，总能在某个瞬间，被那声熟悉的前奏，撞出眼里的星火。

## 钢铁的火焰在八月绽放

郑显发

八一，钢铁的火焰在黎明前点燃：南昌的枪声仍在石阶上回荡，星火从枪管中飞出，烧穿了旧中国的黑夜。军号把曙光吹成旗帜，在井冈山的风里猎猎作响，草鞋踏过雪山草地，把长征写成滚烫的史诗。火焰在十四年烽火里淬火，又在鸭绿江的雪原上，冻成最亮的冰晶。今天，钢铁列阵于广场，履带压出和平的节拍，战机把天空擦得湛蓝，航母在深蓝里写下新的航迹。而南昌那一粒星火，仍在头盔下的瞳孔里燃烧，告诉每一个黎明：钢铁的火焰，永远向祖国奔赴。

原创  
投稿邮箱 gemrbs@163.com

